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二至六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五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蔡京　　陳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

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説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固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厥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毁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賛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恊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狥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毁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

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絶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畧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塤篪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

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携劒之内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令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随

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絶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絶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絶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令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

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
閤門者初以妹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
弟卞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静如此
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
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
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
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
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

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盖以韓忠彦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彦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竒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

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恱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踈終見黜罷令忠彦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

復留者以忠彦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
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
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
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
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
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
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
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

首領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迍邅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絶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

黙憂非一日也眞宗景德中北人至澶淵王欽若請駕
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頼眞宗
用寇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
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
弟一心皆為害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
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
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戸元賞為
忠州刺史迺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

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
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
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
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
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
朝廷則此數百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
此數百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
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説乃神考已用之

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吕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吕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畱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昪錢鏐而欲収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闌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

兒戲陛下皆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内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温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

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　央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修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使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

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愼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相道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静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蹦時中外詾懼以至彗出四方譴告甚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

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寃沈䰟爲癘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論蔡王府獄　　江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

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踈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内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邸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能自持豈有極治之世太平之時迺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之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明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

辛封之有庳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人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扞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塤篪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為孝葢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

不以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闇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按牘簺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

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强力可爭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間言莫之離也儻形按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至德要道足

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陛下深留聖意

論邏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聞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邏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慝鉤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

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內為家而為良京兆之不為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怨傳之語增情飾狀摘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

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纎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隲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縁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絶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詳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

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呉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澥　　崔鶠

伏覩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

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携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爾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為元祐之學而詆

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爾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臣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瀰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黄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

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瀞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瀞所上章並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再論馮瀞　　崔鶠

臣鷗近上章論諫馮澥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拘以熈寧元豐之法為治緣澥乃熈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説行則身安已之説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説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

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内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爲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謟佞

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遠人犯闕矣此用熈寧元豐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不肖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為正異已者為邪獬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

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為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

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於權臣反歸咎建議

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

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

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意天下

之士聞之解體矣

宋文鑑卷六十二

宋文鑑卷六十三

宋 吕祖謙 編

表

進刑統表　　竇儀

臣聞虞帝聰明始恤刑而御物漢高豁達先約法以臨人蓋此丹書輔于皇極禮之失則刑之得作於凉而敝於貪百王之損益相因四海之準繩斯在如銜勒之持逸駕猶郛郭之域群居有國有家其來尚矣伏惟皇帝

陛下寶圖攸屬駿命是膺象日之明流祥光於有截繼
天而王垂洪覆於無疆乃聖乃神克明克類河圖八卦
惟上德以潛符洛書九章諒至仁而默感哀矜在念欽
恤為懐綱欲自密而疎文務從微而顯乃詔執事明啓
刑書俾自我朝彌隆大典貴體時之寛簡使率土以遵
行國有常科吏無敢侮伏以刑統前朝創始群彦規為
貫彼舊章采綴已從於撮要屬兹新造發揮愈合於執
中臣與朝議大夫尚書屯田郎中權大理少卿柱國臣

蘇曉朝散大夫大理正臣奚嶼朝議大夫大理寺柱國臣張希遜等恭承制旨同罄考詳刑部大理法直官陳光乂馮叔向等俱效檢尋庶無遺漏夙宵不怠綴補俄成舊二十一卷今并目録增爲三十一卷舊疏議節略令悉備文削出式令宣勑一百九條別編或歸本卷又編入後來制勑一十五條各從門類又録出一部律内餘條准此四十四條附名列後字稍難識者音於本字之下義似難曉者并列具别條者悉注引於其處又慮

混雜律文本注並加釋曰二字以別之務令檢討之司曉然易達其有今昔浸異輕重難同或則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起請總三十二條其格令宣勅削出及後來至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令別編分為四卷名曰新編勅凡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非干大例者不在此數草定之初尋送中書門下請加裁酌盡以平章今則可否之間上繫宸鑒將來若許頒下請與式令及新編勅兼行其律并疏本書所在依舊收掌所有

大周刑統二十一卷今後不行臣等幸值文明謬參憲法金科奥妙比虧洞達之能丹筆重輕徒竊討論之寄將塵睿覽唯俟嚴誅

滁州謝上表　　王禹偁

罷直禁中臨民淮上雖離近侍猶忝正郎省已戴恩既榮且懼伏念臣早將賤跡誤受聖知進身不自於他人立節惟遵於直道優游兩制出處八年今春召自西垣入叨内署既在深嚴之地仍當繁劇之權雖積兢虞終無

補報所宜遠貶以肅具寮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念遭
逢俯存終始止罷玉堂之職仍還粉署之資委以專城
置于近地沿流數日登陸三程諸縣豐登若無公事一
家飽煖共荷君恩處之一生實為萬足然而翰林學士
朝廷近臣陛下登位已來御前放人之後從吕蒙正而
下拜此職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預其數言於聖選
不為不精數月之間忽然罷去衆情尚或驚駭微臣豈
不憂惶且臣在内庭一百日間五十夜次當宿直白日

又在銀臺通進司審官院封駮司勾當公事與宋湜呂祐之閲視天下奏章審省國家詔命凡於利害知無不為三日一到私家歸來已是薄暮先臣靈筵在寢骨肉衰絰滿身縱有交朋無暇接見不知謗議自何而興臣拜命已來通宵自省恐是臣所賃官屋在高懐徳宅中一昨開寳皇后權厝之時便欲移出未有去處尚不遑寧尋曾指約公人不令呵唱切恐貴僧出入中使往還相逢之間難為顧揖自左右正言已上謂之供奉官街

衢之間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此盖賈誼所謂人君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者也况臣頭有重戴身被朝章所守者國之禮容即不是臣之氣勢因兹謝表敢達危誠况臣粗有操修素非輕易心常知於止足性每嫉於回邪位非其人誘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隨惟有上天鑒臣此志伏望陛下思直木先伐之義考衆惡必察之言曲與保全俾伸誠節則孤寒幸甚儒墨知歸在於小臣有何不足令則隋岸千里堯天九

重微軀或遂於生還勁節尚期於死所

黄州謝上表　　　　王禹偁

乍離近侍猶忝專城循省尤遥彌深感泣伏以黄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税錢三萬貫今人户不满一萬税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嚚訟之民束縛憸猾之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况當求理之朝必為無害之政伏念臣叨司

帝誥又歴周星既不曽上殿求見天顔又不曽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閤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修實録晝夜不舍寢食殆忘已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生流言不容絶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為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霽怒日月迴光鑒

曾參之殺人稍寬投杼察顔回之盜飤或岀如簧未令君子之道消惟頼聖人之在上況臣孤貧無援文雅修身不省附麗權臣秖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昧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慍於群小誠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紫垣最忝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行已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辨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敗芝

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扆不勝涕淚

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

毳幕稽誅鑾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甿徯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夷於宄醜遂底定於邊陲五材並陳蓋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因犯順以必誅矧朔漠無邊沙塵雜處敢因膠折之候

輙爲鳥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奪名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廵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仇方未靖受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夷落斬匈奴之將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搶攘之衆悉降干戈之事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雲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

請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謝賜衣表　　楊億

解衣之賜猥及於下臣挾纊之仁更均於列校光生郡邸喜動轅門伏以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元符恭臨大寶惠務先於逮下志惟在於愛人鳥獸氄毛俯及嚴凝之候衣裳在笥爰推錫予之恩在渙汗之所沾雖容光而必照如臣者任叨符竹地僻甌吳奉漢

詔之六條方深祗畏分齊官之三服忽荷頒宣纂組極於纖華純綿加於麗密璽書下降竊窺雲漢之文驛騎來臨更重皇華之命但曳婁而增惕實被服以難勝矧於戎行亦膺天寵干城雖久百無汗馬之勞守土何功獨懼濡鵜之刺仰瞻宸極唯誓糜捐

汝州謝上表　楊億

沉痾初釋寵寄荐臻祗命惟寅飭裝靡暇初臨郡閤獲見吏民揣已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由單弱特禀方

愚以童剡之微能際帝圖之亨會驟參綸掖獲草芝函屬以𠒇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律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常摩厲徒益空疎俄踐內庭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廵第頌誠辯麗之絕聞二豎興妖致冥頑之坐遘偶嬰沉痼遂劇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遽迷魂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矧以蕞爾之軀煢然去職羈孤至甚毀嫉居多嘖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谿

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痊平果蒙齒叙此盖尊號
皇帝陛下仁深惨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
之遂性特加采録令獲便安伏況臨汝舊邦陪京近輔
姬文之化所及首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寔繁兵賦士
多巖險民或惰游置使劭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盖有
新書臣亦夙侍凝嚴潛窺律度敢忘瘁盡以奉化成然
念臣早以斷斷之薄材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
望威顔讀銘字於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於董筆獲次

舊聞舛命邅屯榮階絶迹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成於死恨今者星纖接畛竹使長人頖方國之頒書禀天臺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稿骸晝訪夕修冀無於秕政親末光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賀冊皇太子表　　劉筠

前燿開祥東闈播憲漢儀丕赫天下之本既豐周制恊敷王者之基克固殊尤顯會中外祗懽恭以十翼垂言黄離之象攸著四瀆流潤重海之歌載揚于以示元吉

之有孚表善利之霈廣正人倫而張大紀統天序而荷
亨衢陪翼至仁登閎昌祚允鍾聖嗣克奉宗祧伏以皇
太子器本夙成智包妙用挺温姿而玉裕藹淑度以金
相至性迪乎天經積粹餘乎真系而自桂房毓秀茅壤
疏禁有時敏之進修有日躋之駿惠固以悟裔枝而奉
順詢内衛以宣勤務近老成之人歷覩盛德之事實忠
信而由己服禮樂以蹈中造理惟微振辭有典侍鑾游
而儼若拱列欽瞻省臺膳以肅如慈宸敦眷四學總於

上序百行紀於司成洽乃懿聲被乎寰㝢建儲之論緊
先親而是宜立愛之文稽古道而斯順肇膺徽册有慶
昌辰伏惟尊號皇帝陛下闢長世之善經率保邦之大
法翕受祕祉備舉縟儀上帝是恱克享於馨茂兆民咸
賴用致於輯寧惟震長之至賢實乾剛之上體三善靡
煩於在傅重暉上契於東陽陛下仰奉靈心旁招群顴
以為主器之重有國莫先矧錫羡於仙源在守成於宗
躅增崇巨業屬我元良龜猷之吉恊從神鑒之徵允格

三讓成䰟知天道之好謙明兩作離見皇圖之可大式備彌文之禮仍新導德之稱消以茂辰膺茲鴻典班輪飭駕奮五采以相宣碧鏤題宫配二儀而胥永臣以濫叨詞職竊守藩封昭數在庭莫覩鑾旌之美含和發詠率同覓藻之誠

謝直集賢院表　　夏竦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廬降紫泥而命職莫追假人之刺彌彰遇主之榮竊以承明設待詔之官寔

漢朝之方潤麗正啓修書之院乃唐氏之英華濬圖書之淵敞龍鳳之宇自非弓裘繼世章句名家通授羲畀姒之靈篇嫻書笏珥彤之故事則何以繼成康之美頌考宣武之懿文陪法從於甘泉奉宸游於屬玉況當聖日允屬簡求如臣者學不傳經文非近史青青子佩雖見刺於勞心翹翹錯薪亦濫期於刈楚筮仕勝衣之歲薦名象日之畿方博帶以觀光遽墨衰而沿牒尋遇國家誕敷尺詔增廣六科方棲枳以徒勞遂上封而自薦

始較文於藴苑旋試可於郢司亟趨文石之墀遂忝延英之問摯轅度曲敢望於九成縈帶分墉俄登於百雉陞象河之屬吏佐分虎之方州爰受代於瓜時遂歸朝於幄坐典陳陳之粟閲山委之丘區從九九之車總絲棼之案牘暨還衡睢壤舍爵太宫既諧引籍於金閨將佐于藩於熊軾又處沉迷簿領廢墮簡編負公朝振舉之科辜聖主詳延之意遂殺青而奏技果出綍以推恩禁林俾試於彫蟲書殿遽令於抱槧閲上帝之册府目

眩星辰登道家之蓬山足踐雲氣奉長者之餘論與先生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守縱觀金匱門連著作之廷載惟螻螘之軀莫報乾坤之賜恭惟尊號皇帝陛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流鴻藻於絶垠鑠景炎於往號以文明而行健體柔克以居高縱觀唐漢之大猷備舉黄虞之故實膚藻和而六同韻天章麗而五佐飛恢崇務廣於斯文獎擢不遺於小道遂使至孤之士獲塵非次之恩東陵遽擬於西山羔裘遂登於孤

腋歌衛風而合雅鸞齊紫而雜良誠當絜節於素絲敢不盟心於白水益三思而出話彌九復以窮經永氷淵惕厲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逭素飡之謗仰酬明主之知媿懼所深兢惶不已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晏殊

臣准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恊風靈雨散為膏壤之滋共蔕幷柯布在密青之囿畫品難形於卓異瑞圖不

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攡華藻歌太平之特盛壹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賡期有臯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蓋黙助於謨猷不專工於辭翰迨于漢室尤好藝文别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其誠而靡宣局聲律者艶其

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睿覽下達民情效明良喜起之音續雅頌清徽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濫實玷恩華興寤以思覥惶無極其兩制并侍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象已下十三人三館祕閣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四十首謹隨狀進以聞

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　晏殊

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文治

日視講筵以炎暑之威隆遂絷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
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
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之慈顏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
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
崇尚素風命册府之儒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說既
析於篇題齊魯善言彌勤於聽覽屬南薰之届候憫會
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聿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
逢敢忘賸瞽之言仰效涓毫之助切以四方無事百度

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間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祊景福賛明主之保邦夷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教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韓琦

宰職隳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緣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

免於竄投奮命疆陲實荐羅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並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幾多務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慾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若形神之耗敝兔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

袞廓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枌社建髙牙之重既䟽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眞懐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糜捐而後已

睦州謝上表　　范仲淹

獻言罪大輙効命於鴻毛宥過恩寛逈迴光於白日事君無遠為郡甚榮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黙

撫群龍以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以來側席不暇思
啟心沃心之道奬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四門無壅
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
必報而況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
顔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宮摇動外議喧騰
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
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
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

霳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虀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葢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咒詛之罪乃立飛燕姊妹妬甚於前六宫嗣息盡為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

以邉庭不典高后為尼危辱之朝不復可法唐高宗以
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旣而推毁宗廟成
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揺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
一不善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别
宫暫絶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
俟其遷悔復于宫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始終之德
且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
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内彌縫於萬幾而

況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諍國朝之盛有闕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羲皇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虚受下敢曲從既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静臨水木之華燕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緜久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兹為醫尚可茍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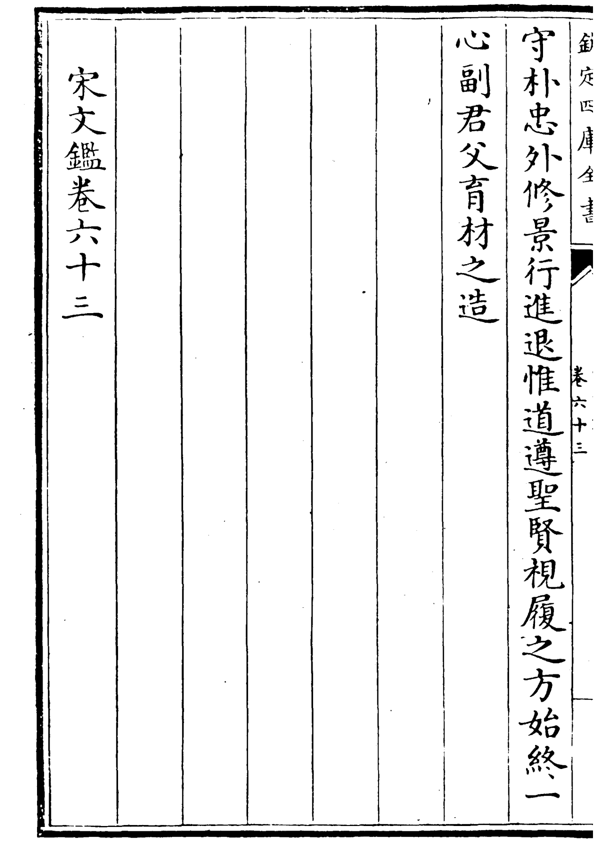
戞雅對江山之助舍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

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韓琦

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叚中臺之華序進内閣之清班晝出高明殊登祕近竊念臣發自顔巷賔于舜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掛籍升華貽汨没以懐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禀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懐而

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猶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絶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況闕圖書之府叨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於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造清曹仍居瀍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内



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

心副君父育材之造

宋文鑑卷六十三

宋文鑑卷六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表

辭起復表　　富弼

喪次銜哀甫終卒哭使華傳命繼至墍廬心積驚憂情深屠裂雖屢傾於丹懇尚未錫於俞音天遠莫量物微難動不避褻煩之咎更陳隕絶之詞必冀神聰俯從哀請伏念臣早罹家難偏奉母慈猥以惷愚最鍾愛育享

祿未幾遽纒風樹之悲報德永違徒懷霜露之感寢苫枕塊而適抱至痛食稻衣錦則若為自安實非人情尤紊邦制況今中外無事左右得賢共輔聖明之期安有隳曠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臣在陛下馭國之方葢欲不遺於舊物於朝廷敦化之道必恐有誤於蒼生何須稽故事以遂前世之非正可存禮經以圖今日之善行之即是義不為難豈惟於陛下有復古之風抑亦俾愚臣得事親之道一為匪戾兩得其宜兼臣悲傷之餘衰

病交至精力已耗神觀未還假使充員豈堪應務茍令終畢於祥禫庶幾稍復於幹魂得此從容可備驅策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日月臨照天地包容盡母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極之苦曲矜末志得蒲鉅憂生意凋零或尚未捐於溝壑清光咫尺終期伏望於雲天悲感增深懇願兼劇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

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誥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戎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

材之用雖以爵禄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一作大艱𡚁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獘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奬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

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厠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為超擢不徒揮翰以為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賀平貝州表

歐陽修

盜孼竊興神祇共忿果憑睿筭悉殄兇徒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葢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脅驅

士衆閉守城闉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况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矢咸即大戮悖慢者讋而肅恪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忻聞德音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歐陽修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勲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謗毁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

哉臣材不迨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末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録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禀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致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為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

期盡厡少答高明

南京留守謝上表　　歐陽修

守宫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伏念臣賦才庸薄禀數奇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輙招尤念報効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厡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

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别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悦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為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覃恩轉官表　　歐陽修

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甄升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慙此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修前王

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儀制禮不與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翟閽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踖厚跼高但撫躬而無措

謝宣召入翰林狀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竦歎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

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

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不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效少答鴻恩

乞罷政事表　　歐陽修

臣聞士之行己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益迫於此伏念臣識

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虚名之浮實曁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毁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踈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為斂怨

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没地猶爲幸民况子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内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閒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非無知豈敢忘於報効

亳州謝上表　歐陽修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禄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輙言陷穽當前而横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眦怨出仇家構為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

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誷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跡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葢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持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

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顔之靦斯葢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彊葢廹衰殘旣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乞致仕表　　歐陽修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荅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

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聨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曽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頼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令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冐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廹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

沿襲不同葢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禄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

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謝賜漢書表　　歐陽修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録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刋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

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謝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歐陽修

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惭省躬涕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禄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兹旰昃之勞心

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農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喧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妄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

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廹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竒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際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奬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禀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彊每念恩

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窾漳之計逮此三遷於嵗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為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茍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宫庭還車故里披衷散髮逍遥垂盡之年

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乞致仕第三表

歐陽修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廹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著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巳

深疾病侵淩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顧謝於軒裳
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
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
而臣口日誦於田閭身坐貪於禄利可畏至公之議何
施有靦之顔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
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
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
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俾得上還印綬於有司

自駕柴車而即路晩節知無於大過没身永荷於鴻私

進修新唐書表　　歐陽修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偽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

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編修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

戰汗屏營之至

賀南郊大赦表

宋祁

帝儀訖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叢慶竊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妥以虔合諸神而衷對睿圖累盛縟典勤修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抵金壁之珍玩率儉示人收霜電之嚴光措刑于下克勵明德格于皇穹交熏太和冒我羣品顧懷時億瑞應日來亟蕆

上儀若祇舊典戒期百執領詔九州曳雲威之常羊服翠蚪之伴奐殊庭一獻諸祐徧躋遂自陽靈之宫往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陛參登上璧左琮之華合祛而信祝祖瓟宗題之次更侑而廸嘗拜嘉胙於席垂列欽柴於雲表靈心合荅熙典備成然後還坐中天之闈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冠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永賞功赦罪已責逮瘝咸與惟新牖民衷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祉於縣區盛際有光彛倫咸賴臣猥官舊史殫

見往朝或不愛牲玉爲恭殊非明薦或所過祖賦爲復蠲出重勞語昔罕全訂今絶擬所恨清塵在望自苦周南之留紫禀仍持不與甘泉之從第班恩諭均浹歡悰

賀生皇子表　宋祁

寶祐叢休天支毓秀慶騰袐禁歡溢中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凝圖丕赫權綱相乂根乎克念之虔簡素所安表于不勉之懿且復欽刑薄賦重穀弛畋一方少饑則俟馳使節方金稍乏則輒續禁錢民用靖嘉

神罔恫怨是以上帝歆佑三后顧存詒美孫謀貽衍無疆之烈歸功元首茂啓多男之祥誕協仲商挺生哲嗣星弧具禮天第交華惟俞闢之儲英固覃訏而絶異遡聆詔諭並仰獻儀薦芴相趨抃吾君之有子珪璋流愛宜天下之繫心臣始去近聯遽承吉語賡歌緜瓞早知周德之遐參祝祠禖罔逮漢臣之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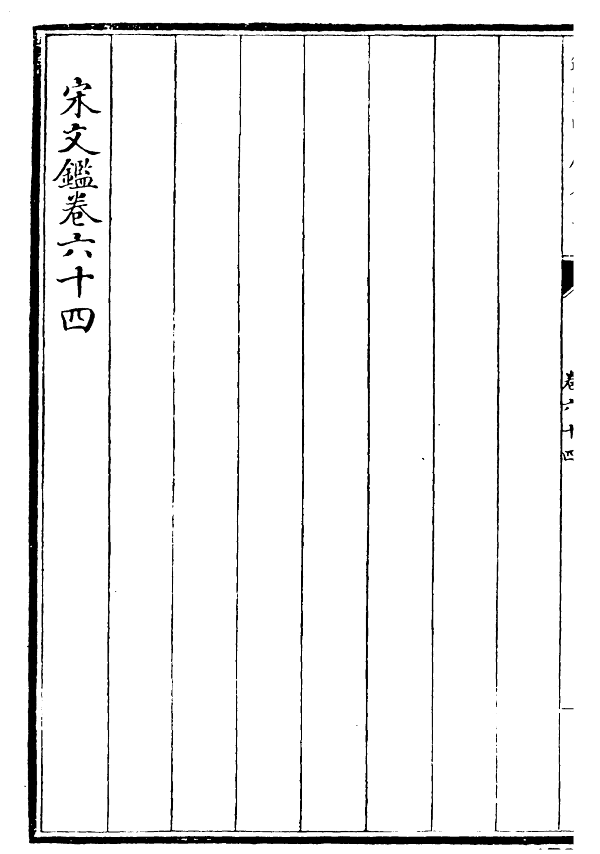
代人乞出表　　宋祁

臣聞物勝於權則衡為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於顛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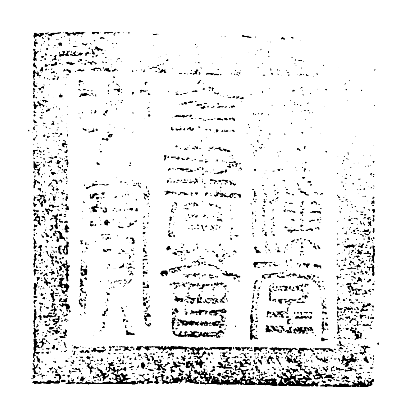
以器循量而易施材過求而難勉是以功名之際惟髦士可居彊力之容匪暮年勝任將傾危懇敢援斯言竊念臣本以丘樊託于經術幸逢先烈超備從官服上教之彌文因至愚而取信出入丹禁無所建明履歴藩宣蔑聞條教尊號皇太后陛下尊號皇帝陛下奉承謨訓過聽空踈簡服在庭兼容如地雖百度之治咸使與聞每萬機之餘常參勸講七周成歳訖乏寸長惟君知臣足以驗其無用惟國有典不可追於黜幽且臣自知甚

明内省尤熟以一介之鄙賤丁千載之會昌邑户飡錢
非禄之不厚髙冠大佩非位之不崇同僚皆賢非志之
不合處奏多可非言之不從固當勉服攸箴謹修爾職
荅乃聖之眷遇為斯文之寵光其如犬馬齒衰桑榆景
薄中年則病奪其壯晚節則務傷於神辨色立朝足居
多於跛倚書思記命目不辨於馬烏而臣頃自去秋願
辭近職上恩不聽寵渥就加逮僶俛以及茲且惷昏而
益甚事皆忘誤疾愈疷㾓顧四體之已疲宜一辭而後

止重念臣之鄉籍世占鄆州旣託枌榆薄營産利不勝首丘之志願諧剖竹之行庶及餘年聊蘇疲瘵況前朝邢昺本貫曹州亦自禁廬得臨鄉部臣今所請似有前規伏望陛下念舊物之不可遺憫孤生之老且至特垂寛詔俾守先廬諒亦大君進退之間微臣止足之分萬無纖介可貽累於至仁一切便宜尚力思於卧治仰干睿鑒伏俟嚴誅



宋文鑑卷六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謝景標

謄録監生臣梁如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五至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八十八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五

宋 吕祖謙 編

表

謝衣襖表

宋 祁

冬籥乘辰裹官著令疾馳使驛臨撫塞屯並頒齊笥之良均挾吳緜之煖被躬且吉束帶有華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至德誕敷深仁普愛念官師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寒据泰軫窮當舒慮慘况凄其戒序必惻然動心

特以濵寒沍嚴持兵皸露句傳温詔絨褚紋袍爛然晝鮮煦若春至矧部校什長賜各有差僻壘窮鄣悦而忘苦振裾交抃聮襼相趍和氣暢肢顧折膠而何畏大恩壓己憂稱服以爲難有可仰酬不知輕殞

謝換龍閣表　　宋祁

停直複門徙恩層閣本緣親而自乞蒙引籍以對除揆寵兼常無顔容愧竊惟先聖有作叢構實興鬱律辰居之嚴嶭積霧圖之廣踵華創職稱是取材肇允榮塗何

嘗輕授伏念臣識局庸淺術學膚孱入參玉堂間陪講
殿徒以朴忠無飾孤耿自將附湜湜於涇清守哆哆於
雨晦賴天壽煦曠日保全適以臣兄庠召自外藩復參
大政理所宜避地不處嫌稽首請間素言叙懇丐上還
於禁籍得專侍於經帷伏蒙尊號皇帝陛下見謂由衷
特從換秩罷茲要近處以清閒拂仳儗之塵容飈蟺蛸
之寶宇伏況臣出入三歲便蕃五遷四叨學士之名罕
見從官之比雖素領焦禿病幹尫癯器極斗筲之容利

止鉛刀之割尚當勉懦爲立續短裨長儻有補於涓銖矢不忘於隕踣

謝加端明表　宋祁

乘塞無狀增秩蒙褒賜予侑頒心顔交靳伏念臣才弗振俗士偶逢時備内朝臣十有六載學不足隮天子之問文無以代王者之言遂圖外遷冀云少補惟定武一道契丹右延咸平以來號勁兵處自夏竦分建四帥韓琦始領九州節制中軍部分諸將琦既進律臣實代居

以一介儒儒當萬夫要任誼難辭劇奮靡顧愚然臣所
習者藝文未曉者軍旅用非所習雖勤而弗效責於未
曉故技有必窮用是再朞居無底績在法云殿惟黜是
宜敢謂尊號皇帝陛下憫久戍之勞排攸譖之侈雖遠
猶錄謂拙可矜收雲閣之故資著丹殿之新籍仍秩經
省未易守藩叢沓崴章夸娉鄙邑重降嚴旨切却讓封
臣亦内揆愚心旁諗公議若循禮疊請則恐涉不誠或
固節還恩又似規早罷不有麗使誰扞邊疆例格除音

孰尊寵數輒昧涯分祇服器名日三省以自營身九殞而奚報但臣所念者邊務至重虜詐益滋得人失人繫今日輕重知己知彼為天下安危而有司特用苛法相挻守臣類以生事為解封候畏怯不敢摇手倉庫虚乏正可寒心建明累上而朝省未從姑息小虧則謗䜟立至况臣衰晏素自惷冥判無成功徒忝休命望審擇於豪俊俾臨統於方隅設張遠謀覊制驕狄因罄敷於感臆竊附列於誓言朔壘地卑君門天阻被符𩰚謁攬綬

知榮

代陳州章相公乞致仕第一表　宋祁

臣聞器有所極强之者必顛志有所安違之者將敗是故智士不窮量以邀受仁君無咈願以責功内顧危悰敢援兹喻伏念臣姿力駑下術略迂踈蒙幸中人之材待罪宰相之府寵與時進負隨日深謀謨弗良彫紊相踵羌夏有未纓之醜闗陝多無聊之人萑盜跳梁篁酋煽結杼軸罄於編戸杆皮蠹於遠方上貽焦勞外讙謗

誚咎不臣執罪將孰歸比者荐瀝肝膂願乞骸骨兾蒙
不職之竄以贖安用之辜尊號皇帝陛下包納荒遐親
喻戒敕須訖郊丘之享乃許印綬之還襃亮所加諄慈
兼至臣此時外廹大誼中忘至愚敢優游以自安輙皇
恐而視事然而智慮淺局年鬢頽侵短臂屈長袖之前
疲足困新羈之左靦然尸位倏又彌年所頼陛下以百
姓為心天下為度捨末爭而納戎帳之款捐滯積以撫
遼社之和克展上儀遂布鴻慶永惟横目之庶方就覆

孟之安臣之及茲可謂天幸過此不止其如罪何雖大度之見容在輿議之難遏抑又聞當退而進者悔必及宜黜而用者傷必多高位乃身殃之媒厚禄為衆怨之舍借令臣冒厥明戒苟留上司玷廊廟之儀形被史家之貶戮死有餘咎仁弗忍為伏望察如丹之誠憐指景之暮遂容納政早獲省私亦不必窮喋喋之言乃垂開可惜齪齪之謹妨用俊良虔冀曰俞誓無但已

乞致仕表　　張方平

竊以大君保息之慈人之老者疾者得所養治國經常之制仕之進者退者惟其宜不堪陳力之勞爰上乞骸之請詔亟下降天吉未俞臣聞委質大方前經明訓自古不得謝者在禮雖或有之然皆德業高賢功勲夙望邦家倚以為重中外賴之為安加恩所以特優被寵誠為無愧是以義全大體衆罔間言如臣徒以空踈早蒙柬擢事猷弗建報稱蔑施遽及衰疲遂求引罷而更濫當渥命遥領直祠位陪執政之班禄倍大夫之秩曠瘝

靡預官青不加上紊彞章俯懃私倖敢循舊典謹復自陳伏惟皇帝陛下一氣均私大圓丕冒匹夫自盡各伸所志之微萬物由庚皆受曲成之賜俯諒虔勤之懇特垂開可之恩精鶩紫宸猶結望雲之戀迹還白社終懷樂聖之心

服闋謝復官表　孫沔

苴麻之服方爾外除綸綍之言驟然下及矧不移於舊序仍獲處於近聯拜賜之深竊寵為甚伏念臣出自單

緒偶階戚時無近强之依以進身惟清素之業以自立

遴由宸眷升漸禁塗固常入備諫員出分使委雖明目

張膽内屢輸於忠言而竭力勉心外未揚於民最旋以

邊烽小警王師有為朝廷擢以常僚假以煩使兵儲之

寄固已屢更邊帥之權亦嘗冒處歷踐數任甫逾七年

轉漕非能偶芻粟之充給招懐寡術幸部落之妥安以

慈親之耄期益精力之衰耗力陳愚素仰瀆宸聰懇辭

益部之行適遂秦都之請故雖嘗拜命曾未蒞曹果家

難之纒哀奉靈輿而歸葬偶全餘息以畢通喪生意茂然榮望已矣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恢天地容葢之德廣日月照臨之明以犬馬之勞曾屢膺於驅策而涓埃之益嘗有補於高深降中旨以召還俾參華於舊貫復援小銓之秩再躋延閣之榮敢不謹修吏方勤瘁王事昔馬為養尚當避危而就安今也即孤自可以身而許國誓圖大効庶答鴻休

揚州謝上表　　劉敞

一介之材善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為不輕仰載恩華退增慙懼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而愛君之臣莫重去國汲黯遺言李息望之致意本朝古今美談賢哲餘事況臣本以薄技遘兹昌辰幸得出入周衛之中優游侍從之末持槖簪筆庶乎寡尤帶劒佩衡足以自効豈其輕去嚴密之奉偷得便安之私蓋引嫌避親中外著令因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賜可之書殆殊共治之選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容物聖資盡人揆其忠誠非有違象

魏之意察其淺識猶足寄民社之安沛然德音委以符竹敢不勤恤人隱奉宣上恩自飾固陋之心庶幾樂易之政

謝加學士表　　劉敞

常人之情得所求而憙智者之慮過其任而憂今邊備雖嚴帥責差易學者雖衆儒選實難豈有貪就應聲之求忽忘非分之任怔忪失據欣懼兼懷固欲辭榮未獲承命伏念臣猥以薄技起於諸生内之無子産潤色之

才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久典訓誥荐臨藩垣七年于
玆微效不立猶以陪外廷之末聞長者之風間蒙分章
平議臣之奏時引大體正宗廟之儀苟圖納忠非敢迂
物然而讒人飾詞以巧詆法吏挾怨以中傷當是之時
幾無以免聖心先覺公議尚存浸潤之說不行震驚之
衆為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内私自憐懼久得罪輙旬
千里之守庶警一麾之行不謂尊號皇帝陛下生成曲
全覆露無已進預金華之講增重儒林之光委以西州

適其素願望非所及幸不可涯夫匹夫一飯之恩庸士然諾之信猶能捐生出死成功立名況臣連數十城之封兼四千石之重於以宣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愚忠庶光大悔以此圖報敢為虛言

賀皇長子封公表　　王拱辰

建親授社屏翰於王家封子維城安疆於國幹誕揚休命敷告羣倫均海寓之歡心洽朝廷之大慶竊以宗藩錫瑞賢戚分疆周列侯邦半諸姬而啓土漢有天下非

劉氏則不王皆所以滋大本枝維持京室綿鼎數於穹壤固廟祏於山河屬我熙朝益隆茂典恭惟皇帝陛下纂承皇序恢闡洪圖善廸孫謀適遵祖構乃眷元良之重已昭岐嶷之英肇啓南圻崇加上衮離明震豫知帝緒之無疆海潤星暉戴吾君之有子臣居留近甸迹遠縣墀側聽恩章舉增抃懌

永興謝上表　司馬光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廵撫吏民敷宣詔令臣識慮闇淺

規為凋踈唯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以齒髮浸衰疾疹交集曾靡論思之效久汚侍從之班既無補於本朝祈自高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揭來就道甫爾到官維此咸秦昔為畿甸山川清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為樂土在於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黑腐而無收稟食一空家乏蓋藏之粟襁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

老弱懐溝壑之憂姦猾蓄萑蒲之志正宜安静不可動揺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於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殖則自然蕃滋謹當策勵疲駑彫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荅大恩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先奉勑編集歴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

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

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賜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宫前後六任乃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禄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

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閲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録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

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蘄州謝上表

呂誨

三諫則逃敢隳大節一麾出守誠自寬恩舉族均榮畢身知愧伏念臣戇冥所賦忠朴是存篤於愛君惟知盡道向議稱親之禮屢形繼統之言豈期佐佑之臣首違經義遂啓異同之論上感宸聰暨頒慈壽之手書仍用定陶之故事朋姦之衆益希宏博之要榮致主之謀不恥哀桓之亂制業雖已具理有未安臣忝備憲司正當言責既不能排斥邪佞將何以振肅紀綱心匪石以徒堅力廻天而莫得容身隳職公議何逃拒詔去官萬死

寧贖而賴陛下至明委照全度兼容屬當求治之初務廣納忠之益言雖忤旨察其所嚮之誠罪不主名施以惟輕之典授符淮甸畫壤江壖魚稻之饒寔惟紓緩民社之重獲展勤勞天幸叢來國恩彌渥退思補過愈精夙夜之虞知無不為更勵始終之節仰酬洪造誓竭顓愚

奏乞致仕表　　　　呂誨

臣輙罄愚誠上干宸慈伏况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

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
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
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灸蟄之苦又將虞心腹
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䘏其
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
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誠豈得已況恃睿
監夙謀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
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

賜開可臣無任籲天懇激之至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介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遷湖外恩寔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切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踰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祗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已凡所上奏必盡至公流輩為臣寒心姦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為耳目於陛下勉副柬求不能效

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媿迹已甚孤屬權臣之
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輙輸忠欵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
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
遠道殆及期年擯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皇帝陛下存
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招諫者之言免為後來之誡三推
皇澤特與一官以邑廣之冦攘擇湖湘之守倅俾從征
僥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薄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
謫以誠甘盡瘁報君雖九死而不悔謹當益勤官守以

助軍興夙夜以思兾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答於大恩

賀冊皇妃表　　　　王安石

祲威之禮發於宮闈雝康之聲播於寰海伏惟陛下考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葢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助治不專為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輙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

賀生皇子表　王安石

嘉慶係傳歡欣總集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皇帝陛下鳧鷖之雅媚于神祇芣苢之風燕及黎庶弓韣嗣燕禖之報旐旟仍羆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方觀椒實之繁臣嘗汙近司久尸榮祿特荷殊憐之至豈勝竊喜之情

又表　王安石

皇運郅隆天枝彌茂照臨所曁鼓舞攸均臣聞史紀文
慶之延豈惟十子詩歌姒徽之繼爰至百男肇敏于修
乃繁厥祉恭惟皇帝陛下道冒區宇德冠往初品庶彙
休既饗和平之樂神靈錫羨果膺蕃衍之祥臣嘗忝近
司備叨殊獎以宿痾而自困欲旅進以無階

又表　王安石

祉扶宗祏慶襲宮闈凡預照臨惟胥鼓舞臣聞有秩秩
幽幽之德所以考室而見祥有詵詵揖揖之風所以宜

家而多子克參盛美允屬昌時伏惟皇帝陛下膺命上天紹休烈祖本支方茂用光世德之求功業能昭永賴孫謀之燕適追來孝申錫無疆臣久玷恩私外叨屬任四方來賀望雙闕以無階萬福攸同撫微軀而有賴

又表　王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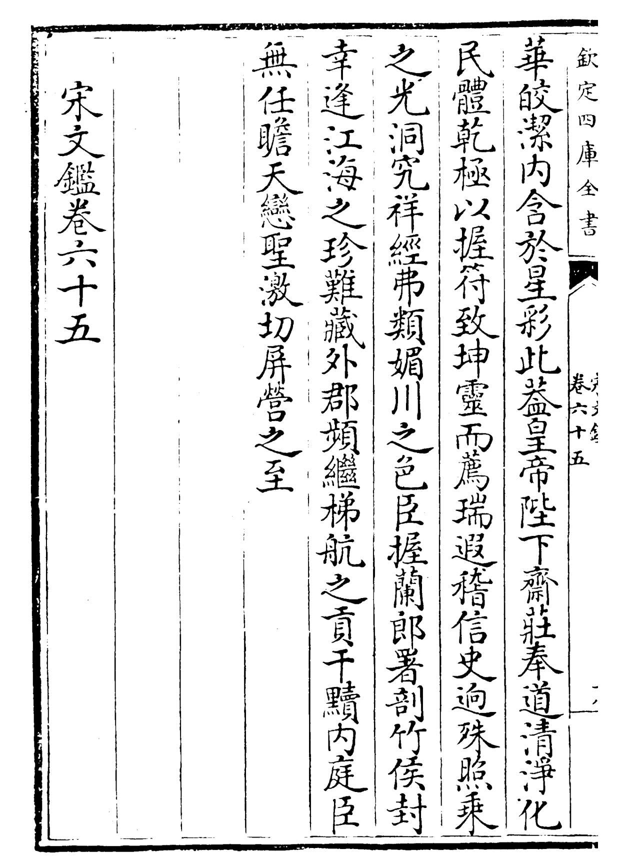
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臣聞螽斯之言衆子是為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

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筦簟之寢既安傳類有祥弓䩞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羡用光臣託備藩維叨承睿奬不顯亦世家實預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

漳州進珠表　　王晃

宋大中祥符六年春晃自廬陵移典是郡越明年三月龍溪屬邑民丘顗於九龍溪網魚得珠一顆圍潤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縣弗敢留條珠之始于郡晃熟而視之殊大歡抃即日召

厥屬官以驗之復相稱慶曰夫珠至寶也王者德至淵泉則出今天子仁且聖方以寬慈被天下宜乎珠之出獎聖世又珠之爲物也其色瑩淨明清乃化民之象也於是列表以進尋奉勑書以旌至寶晃既叨爲政能獲斯寶又懼是事泯絶於後刋之貞石于公廳之左用傳于永永耳臣晃言臣聞皇猷允塞天乃效祥聖德升聞地不藏寶則前件珠得非蛇口産異蚌胎有感必通生自煙潭之内無脛而至忽居寶肆之中熒煌外散於月



華皎潔内含於星彩此蓋皇帝陛下齋莊奉道清淨化民體乾極以握符致坤靈而薦瑞遐稽信史迥殊照乘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媚川之色臣握蘭郎署剖竹侯封幸逢江海之珍難藏外郡頻繼梯航之貢干黷内庭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宋文鑑卷六十五